

風度與溫度

小 雪



巴黎今年的冬季異常的寒冷，我再也忍不住了，從箱底翻出了擱置了好幾年的羽絨服。要知道，在大部分的電影裏，法國優雅的女士們，是不接受羽絨服這樣「過於臃腫」的服裝的。都無法顯現出身材和曲線，這樣的衣服，怎能穿出門？

我穿上這件從脖子包到腳踝的羽絨服，如同裹着一床被子出門一般。打開大樓的玻璃門，一陣刺骨的冷風吹來，我一點也沒有質疑我穿羽絨服的決定。戴上一頂羊絨帽，再把羽絨服背後的帽子也蓋了上去。最後呼吸一下室內的暖空氣，我推開門走了出去。

轉角便遇到了我的鄰居，住我樓下的那位風姿綽約的中年女士，我有點不好意思的給她打招呼，因為對今天出門的打扮實在是極其不「法國」的。

「噢親愛的！你簡直不能再正確了，你知道今天有多冷麼？」她用力的抱住自己穿着駝色大衣的雙臂，一點也沒有放慢腳步：「回見！祝你有美好的一天！」她的話音還沒完全落下，人已經不見影兒了。

「你也是！」我大聲朝着她的背影說，生怕她沒聽見，但我的聲音很快在呼呼的風聲中淹沒。

顯然，對於穿得跟個襁子一樣出門這件事我是很不樂意的。但是，在風度和溫度的艱難抉擇中，最後我還是選擇了保持溫度。風度嘛，我忍忍。掩耳盜鈴，我只能低着頭出門假裝沒有看到路人異樣的目光。

「上一個聖誕」最後的聖誕

王 加



綜觀 George Michael 在過去三十年為我們留下的經典，「唱得了舞曲，玩兒得了抒情」應該是頗為中肯的評價了。像《Careless Whisper》《Jesus To A Child》《I Can't Make You Love Me》等舒緩情歌早已深入人心，而《Wake Me Up Before You Go》《Freedom》《Amazing》《Star People》等動感舞曲更是每每播放使人不由自主地跟着節拍舞動起來。對於生於二十一世紀的樂迷而言，George Michael 的音樂或許距離他們有些遙遠。但一旦這些巨星去世，過去的經典會一股腦兒地再次被樂迷們翻出緬懷悼念。在二〇一七新年後首周的美國公告牌榜單當中，George Michael 和 Wham！樂隊的歌曲再次掀起一股復古浪潮：三百八十年代曲目都再次上榜並取得了相當不錯的成績，《Last Christmas》和《Faith》分別位列四十一和四十七位，《Careless Whisper》更是位居三十三位，再次證明經典絕不會因時光流逝而被遺忘。遺憾的是，由於音樂市場競爭過於激烈，很多八十年代的巨星也不會頻發新專，導致喜新厭舊的我們往往會因歌

手的意外離世才會喚醒對他們美好創作的回憶。Michael Jackson 如是，Prince 如是，於二〇〇四年發行最後一張錄音室專輯《Patience》的 George Michael 亦如是。

除了音樂領域的深遠影響，和諸多歐美流行樂巨星極富爭議的生活方式相似，George Michael 的私生活也頗多爭議。在酒精和濫用藥物之外，他於一九九八年便公開承認他同性戀的身份更是爆發了巨大爭議。在彼時那個對同性戀者充滿歧視的時代，無數歌手為了避免爭議和負面影響而選擇避開這個禁區。因此，雖然他創作的音樂遠不如 David Bowie, Madonna 具有先鋒性；服飾裝束也遠不如 Prince 和 Bowie 前衛；但相貌英俊，男人味兒十足的 George Michael 公開性取向的舉動儼然成為了無數同性戀者的偶像楷模。如今，歐美流行樂壇的歌手們均可以大方承認自己的性取向，早在近二十年前便做出表率 George Michael 顯然功不可沒。

二〇一七年已經來臨，當年末的聖誕節如期而至之時，George Michael 演唱的《Last Christmas》也將再次響起。用美妙的音樂帶給我們歡悅的節日心情，將是他留給我們的最後遺產。

(下)

當新鮮的空氣成為奢侈品



當新鮮的空氣成為奢侈品，當曾經坦坦蕩蕩的空氣中充滿了陰謀，這個世界的秩序將被重新解構。在霧霾這個鋪天蓋地，又無聲無形的魔鬼還未展露出最恐怖的一面之前，科幻作家劉慈欣已將《贍養人類》這部小說集奉諸於世，書中同題短篇小說已隱隱指向了包裹着財富外衣的空氣之禍。

終極殺手滑體學成歸來後，接到的第一單生意竟是去殺死三個窮人：流浪漢、窮書家、拾荒女，而要殺死他們的理由是他們不肯接受富豪們贈送的百萬元財富。原來這個自稱為「社會財富液化委員會」常委的十三個財富大咖首先獲知了來自「第一地球」的「哥哥飛船」此行的目的，以及將對地球人類生活造成的影響，他們將接管地球，佔領

除澳洲外的所有土地，重新分配人類的財富，而財富的分配標準就是以地球上最貧窮的人的財富值為標準。

來自外星的人類擁有比地球人類更悠久的文明和更高端的科技，但在他們自己的星球，除一個富人外全部都是窮人，那個星球的水、空氣、泥土幾乎全部歸唯一的富人所有。新鮮空氣成為奢侈品，很多人因交不起費用而喪命，最終他們被迫遠走「他鄉」，開始星際流浪。

潔淨的空氣、水是那個星球窮人的奢侈品，這在幾十年前我們是難以想像的，但今天人們早已習慣了花高價購買純淨水，「清潔」是水價值的體現。此時，霧霾圍城，曾經兼濟天下大公無私的空氣，開始露出了猙獰的面容，它把深深的惡意分解成無數細小的微粒，無孔不入，直抵人們的肺腑，在吸食人的健康的同時，也在考驗着社會對此的



在武漢參加雜文聯誼會，會後遊覽市容，天公不作美，陰雨連綿，水潦濕地。即使如此，與會的同道們，到了黃鶴樓，

仍然興致勃勃。

我於黃鶴樓，最早是從毛澤東致江青信中得知的，信中叫做「白雲黃鶴的地方」。比較幸運，算上這次，我已是第三次登臨黃鶴樓了。黃鶴樓位於長江南岸、武昌蛇山之上，江南三大名樓之一（其餘二者為岳陽樓和滕王閣），號稱「天下江山第一樓」。

登上黃鶴樓，我欣賞黃鶴樓南北兩側的匾額——「楚天極目」、「氣吞雲夢」，無論文詞與書法，其所蘊涵與狀繪的大氣、雄渾、壯闊與豪邁，都足以激發心靈的驚顫與震撼。

登上黃鶴樓，我欣賞黃鶴樓深蓄精蘊的兩副長聯——「爽氣西來雲霧掃開天地憾，大江東去波濤洗淨古今愁。」「一樓棧三楚精神，雲鶴俱空橫笛在；二水匯百川支派，古今無盡大江流。」

登上黃鶴樓，我欣賞黃鶴樓下的壯美風光，「煙雨莽蒼蒼，龜蛇鎖大江」，滾滾長江在腳下奔流東去，鱗鱗車流在武漢長江大橋上飛馳南北。

登上黃鶴樓，不免發思古之幽情，才情橫溢的蘄衡何在哉？「今來鸚鵡洲邊過，惟有無情碧水流！」黃鶴樓的首創者孫權何在哉？「千古興亡多少事，……生子當如孫仲謀。」《登黃鶴樓》的詩人崔顥何在哉？「昔人已乘黃鶴去，此地空餘黃鶴樓。」

在黃鶴樓東側的「崔李遺蹟」園內，有一座「擱筆亭」，紅柱雙層，飛簷如翼。亭中間設有石條几案，几案上置有石硯和筆筒，稱合雅趣。清人陳本立《黃鶴樓名勝記》稱：「擱筆亭，初名太白堂。重簷覆道，公私燕遊之所。」擱筆亭於清同治年間毀於兵燹，現在所見為一九九一年復建者。亭柱聯曰：「樓未起時原有鶴，筆從擱後更無詩」。亭對詩牆，浮雕之間，就有崔顥的《黃鶴樓》詩：

昔人已乘黃鶴去，此地空餘黃鶴樓。
黃鶴一去不復返，白雲千載空悠悠。
晴川歷歷漢陽樹，芳草萋萋鸚鵡洲。
日暮鄉關何處是？煙波江上使人愁。

擱筆亭記錄了我國詩壇上的一樁著名公案。「崔李遺蹟」之「崔」即崔顥，唐玄宗時曾任太僕寺丞、司勳員外郎。崔顥遊武昌，登黃鶴樓，感慨賦詩，留下了這首膾炙人口的《黃鶴樓》。同代詩人李白不久也來此地，登樓攬勝，詩興大發。當他看到崔顥的題壁詩，當即擱筆，並傳出了「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崔顥題詩在上頭」的逸事。李白不愧為詩仙，他對崔顥之詩欽佩而不嫉妒，羨慕而圖超越。果然不久，他寫出了同體同韻、同樣譽滿天下的《登金陵鳳凰台》：



◀擱筆亭

作者供圖

黃鶴樓詩案

安立志



▲煙雨中的武漢黃鶴樓

作者供圖

鳳凰台上鳳凰遊，鳳去台空江自流。
吳宮花草埋幽徑，晉代衣冠成古丘。
三山半落青天外，二水中分白鷺洲。
總為浮雲能蔽日，長安不見使人愁。

崔顥《黃鶴樓》一詩竟令李白折服，很快傳遍四方，一時註家蜂起，黃鶴樓名聲遠播，崔顥也因此蜚聲詩壇。南宋詩論家嚴羽不顧「文無第一，武無第二」的基本常識，冒昧下結論稱：「唐人七言律詩，當以崔顥《黃鶴樓》為第一。」嚴羽此論只以崔顥題詩、李白擱筆之孤證為據，論其一點，不及其餘，其看法並不具有普遍性和權威性。後人對此「固有附和之論，亦多有不同之見」。當時就有人指其「強作解事，定其壓卷」，為不智之舉，何況人們往往「論甘忌辛，好丹非素」！

清康熙四十八年（一七〇九），戲曲家孔尚任來到武昌，他以這則詩壇逸事沒有標誌性建築為憾，遂將一無名小亭命名為「擱筆亭」並留下《題擱筆亭》詩。其在詩序中寫道：

黃鶴樓在黃鶴磯頭，其名雖久，實顯於崔顥之詩。李太白驚見崔詩……遂擱筆而去……至於太白遺蹟，竟未有及之者，更一缺事！聞舊有太白堂……今改為亭……予徘徊亭下……因口佔四絕，書之粉板，並擬亭名於詩前，特為此地補此缺事。

我以為，孔詩四絕，可觀者當屬其二：「瀟灑仙才有盡時，當年擱筆費尋思。唐人不及今人膽，敢續崔郎以後詩。」值得注意的是，孔尚任此詩即為「擱筆亭」的命名詩，擱筆亭即由此而誕生。孔序稱：「太白曠世逸才，乃能虛懷服善，其謙德尤為可傳」

，當為公道之論；難能可貴的是，他在詩中對於一些後人不肯自度斤兩，熱衷沽名釣譽的嘲諷，可謂鞭辟入裏！

歷朝歷代都有好事之徒。宋初有人借李白擱筆之事，假冒李白之名，作了一首長詩《醉後答丁十八》，其中有「黃鶴高樓已捶碎，黃鶴仙人無所依」之句。有不明真相者，竟然將此濫入太白遺詩。後來更有一和尚據此在黃鶴樓上題詩曰：

一拳捶碎黃鶴樓，一脚踢翻鸚鵡洲。
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崔顥題詩在上頭。
另一和尚又旁和一首：
一拳捶碎黃鶴樓，一脚踢翻鸚鵡洲。
有意氣時消意氣，不風流處也風流。

甚至明初學者解縉也失於考證，信以為真，竟然作《吊太白》詩云：「也曾捶碎黃鶴樓，也曾踢翻鸚鵡洲。」明代另一學者楊慎憤慨地感嘆道：上述種種，「殆類優伶副淨滑稽之語。噫，太白一何不幸耶！」他在編纂《升庵詩話》時，曾專闢「捶碎黃鶴樓」一條澄清此事，並明確宣布，「捶碎黃鶴樓」是「偽作」，「非太白詩也」。崔顥好詩流傳千古，和尚歪詩傳播更快。惡果接踵而至，清人編《全唐詩》，竟糊裏糊塗將「捶碎黃鶴樓」即《醉後答丁十八》歸到李白名下，以訛傳訛，以至於斯！

擱筆亭成名於明代，之後便成為文人墨客的唱酬之所。清人劉灼有《黃鶴樓望擱筆亭諸勝》詩云：

青蓮絕調壓千秋，五月梅花落更留。
玉笛吹殘晨夕夢，銀蟾照破古今愁。
問誰駕返凌雲鶴，笑我詩題擱筆樓。
此外俗座全不樂，江山好句一囊收。
道光進士彭慈毓亦有《和幹臣軍門辯擱筆亭》一首：

擱筆伊誰構此亭，痴人說夢幾時醒。
竟忘門酒詩無敵，直立生花管不靈。
捉月何曾江上見，落梅爭恐笛中聽。
廊清賴有如椽出，淨掃雲煙睹日星。

兩首詩，無論雅俗、妍媸，至少說明，這樁詩壇公案，影響深遠，千年之後，人們仍然以此為話題。圍繞着黃鶴樓詩案，在《黃鶴樓詩詞聯文選》中，多副楹聯，都有所涉及，其中有清人張公准楹聯兩副，二者雖長短不一，但語義近似，其一曰：「誰曾將此樓一拳打破？我也在上頭大膽題詩。」字裏行間，不僅是對太白偽詩的以訛傳訛，透過紙面，反映的也正是孔尚任所嘲諷的「唐人不及今人膽，敢續崔郎以後詩」的大膽、淺薄與狂妄。誰又能說，這樁詩案已經結案？

哪個星球漫遊？我們到哪裏去呼吸那一口新鮮空氣？

在劉慈欣筆下，第一地球的發展史，就是我們這個星球的預演版，此時我們正沿着「哥哥文明」的發展軌跡一路向前狂奔。霧霾就是工業發達、科技狂奔之下，而社會治理缺位的產物，我們正被自己親手建造的文明反噬。

「北京霾」在地球上當然不是孤例，它不過是「倫敦霾」的升級版，在六十多年前，劍橋大學博士、著名出版人克里斯汀·哥爾頓在《倫敦霧：一部傳記》中記述了一座曾經代表了人類工業文明成就的城市，是如何親手將自己包裹上了霧霾的外衣，創造出了一個渾沌、匿名的世界，值得一提的是，書中並非就霧霾的「成長史」進行歷史敘述，而是在宏大的社會視角之下，闡述了霧霾是如何對城市居民構成了生理和道德上的雙重威脅。而劉慈欣則以科幻的筆法，將之對現實以及未來深深的憂慮埋在看似荒誕、實則有無數現實根基，扣人心弦的未來小說之中。

「倫敦霾」是「北京霾」的前世，「第一地球」文明與社會的演進史是我們這個星



◀劉慈欣著《贍養人類》於二〇一六年七月由中國華僑出版社出版 作者供圖

球文明進程的預演。當劉慈欣的《贍養人類》尚在坊間被當成科幻小說閱讀消遣之際，霧霾已鋪天蓋地而來，它令新鮮的空氣成了奢侈品。如果無法收服霧霾這個「世紀魔頭」，我們不僅將重現倫敦那片灰暗的歷史，科幻小說中的恐怖現實也許有一天也將君臨地球。